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六四九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新書廣告

中國土地法大綱（內包括告農民書）……一五〇〇元

論共產黨員修養（再版）……六五〇〇元

俄羅斯名將傳……三〇〇〇元

晉綏新華書店

尋人啓事

趙宗空弟（乳名小五）河北阜平縣石猴村人，現年二十歲，於一九四三年由晉察冀到延安聯防司令部當勤務員，一直未給家寄信，如有知其下落者，請來信告訴我處，來信交晉綏軍區工業部。　趙宗爾

靜樂閆林溝的群衆鬥爭　一再遭受工作組的壓制

組長尹曉樓歧視貧苦農民已送原籍交群衆處理

> 領導該組的某負責同志，硬把群衆當「阿斗」看待的觀點，其根源何在？也應該明確檢查出來。

（靜樂訊）靜樂邊區土地改革工作團，乘秋收空隙，於十月初在某傾地區召開幹部會議，研究工作總結經驗，準備秋收後的普遍鋪開。大會對閆林溝工作組進行了深入的檢查，發現該村工作組內部不純，和領導上因襲陳腐的保守主義工作方法，包辦代替，不放手讓群衆作主，因此嚴重的損害了群衆情緒，使工作受到了很大損失。茲將大會對該村工作檢查詳情概述如次：

閆林溝是靜四區　家村行政村所屬的自然村，是靜樂北門外地主較多的村子，該村有地主十八戶，富農八戶，中農十七戶，貧農三十九戶，僱農一戶。其中有號稱「北門外第一家」的大地主李清林。即在解放後數年，該村政權仍被地主竊據，如地主李丑小竊據區大隊長，地主李全子、李俊繁竊據副中隊長、分隊長，掌握村政。該村貧僱農中，許多曾當過長工，受過極重的剝削，對地主「幹部」，早就不滿，曾幾次起來要鬥地主。工作團初去時，群衆即陸續扣起好幾個地主。

工作組六月初旬到達該村後，只看到封建力量很強大，地主數目字多，不信任群衆力量，他們就製定了一套完整的主觀主義的計劃，並準備個個圖生硬的往群衆頭上套。

首先，爲了怕在群衆要求起來前過早的「驚動」了地主，採用了所謂「麻痺」的辦法，不是發動群衆對地主加以監視控制，後發現地主李俊常想跑，他們不敢以土地改革的光明正大的理由去發動群衆，去扣押地主，卻以「揹欠公糧」名義將他扣起來；又如惡霸富農李海維（前民兵中隊長），群衆對他仇恨很深，工作組也是轉彎抹角，藉口「林溝群衆反訛詐」的方式將他逮捕的；結果這種消極的「麻痺」辦法，只是換來幾輪人，因今春該村附近汾河對岸的五家莊等地土地改革已搞得熱火朝天，地主們早已有所準備，這樣不僅沒有麻痺了地主，反而把農民群衆給麻痺住了。

製定一套「教育計劃」　硬要群衆受了「教育」一再鬥爭

工作組不相信群衆力量，怕群衆組織和準備不好，又訂出了一套教育群衆的計劃，但許多年來呻吟在地主壓榨下的農民已經迫不及待了，急切要求起來翻身，所以當工作組初去時，群衆表現了非常親切，就要起來行動，但工作組不相信群衆力量，只覺得準備尚未就緒，不叫輕易行動，怕零零碎碎的動起來會「過早的驚動了地主」，未給群衆撐腰，反要群衆限制在他們的計劃圈子裏跟着行事，要他們「等一等」，在「一等再等」之下，工作組同志的鬥爭情緒不但未提高，反而消失不少。按照工作組的想法，總是耽心群衆覺悟不夠，不能行動，需要好好的「教育」一下才放心，竟用「世界是什麼人創造的」一類空洞大道理，叫群衆去討論，而對於本村許多被剝削的生動實例，反而沒有充分利用去進行教育，直到教育的群衆已感到煩膩了，但還是一股勁兒的按照工作組原定計劃，要進行小型訴苦和算賬教育。

但在訴苦中，有的群衆要訴「幹部」，而工作組同志硬要他們訴地主，爲了要「準備充分」一再得反覆的訴，訴來訴去把群衆都訴膩了，因爲村群衆很多早已了解，只是訴給「工作組聽而已」，訴到後來，中農劉經孩推病不到，貧農李九孩卻乾脆不理了。

群衆幾次要行動　因不合「計劃」被壓下去

就這樣，工作組的計劃，成了群衆的絆腳石，群衆幾番要行動，都被工作組認爲不合原來的計劃壓了下去。如搶借糧後，群衆要起來鬥爭富農前中隊長李海維和地主狗腿子杜旺等，工作組不但不加以重視，反而向群衆解釋：「這村幹部多是地主，幹部問題就是地主問題，等以後一併鬥吧！」在訂成份訂到該村前敵僞苦力頭子李二奴（貧僱農，但老底子是地主破產下來的）時，因他誣姦多數貧苦農民，袒護地主，群衆想鬥他，工作組也以「事出突然」，用「中貧農一家人」的理由，把群衆壓下去了；又如該村兒童團劉記林、趙金龍等，看見自己的父親要鬥地主，他們也自動的集結了二十幾個窮娃娃，鬥爭了異己份子李丑牛之弟李俊富（地主兒童）和惡霸富農李海維之弟李補維。工作團領導該組的某負責同志（某負責同志是誰呢？爲什麼不在黨報上公開揭露呢？——編者）反認爲兒童們行動很左，今天鬧，明天打，會過早的「驚動」了地主，對他們這種熱情沒有加以支持，因此，就把娃娃們的鬥爭情緒也逐漸消失下去了。

鬥爭會上群衆要清算地主財物　硬叫鬥爭地主後準備一下再搞

直到一連串的所謂準備工作，如一般教育、具體教育，甚至連訴苦人數，及訴苦先後次序都已排列就緒後，再，派代表下去到各村聯系，召開了九個村的聯合鬥爭大會，因鬥爭對象有十八人之多，大會連續開了四天，但到第二天，群衆即提出向地主索取被剝削去的財物，工作組又不接受群衆要求，要按照原定計劃，把地主鬥完之後，大家再一起好好的準備一下，再向地主索要財物，於是四天大會完後，又「準備」了幾天，可是群衆情緒卻慢慢落下去了，而地主也落得在這幾天內得到喘息機會。等到工作組預計的向地主要東西時，群衆動手的勁卻已不大了，於是祇有通過積極份子的「提醒」，採用了「誰消極就檢討誰的思想」的辦法去強制執行。

總起來說，閆林溝工作可分三個階段，從六月初旬到七月初旬是忙於調查村料，麻痺地主和自己扣押地主，這是第一階段。從七月中旬到七月底，原任組長副組長相繼調走，工作由另一副組長負責，他是由實驗學校調來參加工作的，沒有現成的包辦代替經驗，該組暫時失掉了「控制」群衆的力量，因此群衆得以乘機起來要求處理幹部，鬥奸僞人員，及娃娃們鬥地主娃娃。但該組的工作團負責人之一，即看到群衆生氣勃勃的行動，不合自己的意圖，又而耽心打亂了群衆的一些陣容，群衆要提出處理，根據他從哲學上看到這村封建富農力量「大」，群衆力量「小」，所以群衆的陣容不可打亂，事實上群衆之間的問題處理，並不就是等於打亂陣容，甚至還有鞏固陣容的意義，因此便錯誤的判了工作階段自流、被動的觀點，大大的助長了下一階段的更加包辦代替。這是第二階段。

正在這時，尹曉樓調來閆林溝任組長，開始了第三階段。看來似乎有經驗，有辦法，實際上包辦代替更形加強，群衆又被緊緊的「掌握」了起來。該村工作到現在已經四個月了，但群衆仍未充分的發動起來，他們只能在工作組劃定的圈圈內活動，把個生氣勃勃的群衆運動變成了凝固的、僵化了的工作組活動，這就是該村的工作情形全貌。

工作組組長尹曉樓　歧視貧苦農民站在群衆頭上

此次工作團檢查工作的會議上，經過連續幾天的小組座談、大會討論，並由參加該組工作的同志陸續揭發情況，反覆爭論，大部份意見已漸趨一致，認爲該村工作組包辦代替，壓制了群衆，沒有貧僱農情緒（編者按：原稿上寫的是貧僱農立場，工作團審稿人把它改成貧僱農情緒了）。該村小組長尹曉樓更充分的表露了地主富農思想，不僅是作風而是立場問題。大會還面對該組同志進行了思想檢查，該組小組長尹曉樓，家庭經歷，是地主下降的富農，他錯誤的審察群衆，自己比群衆高明，群衆落後不懂什麼，「我常以爲去教他」，本着這樣看法，他對群衆就發號施令，凡是服從他的就加以讚揚（支持），不服從的就可以當面批評，「親了就放在懷裏，不親了就丟在屁底」，特別嚴重的是他對於貧苦農民的歧視，和諷刺嘲笑，如他今春在另一村工作時，說貧苦農民是「窮即有理」，有乳便是娘的；閆林溝貧農呂保銀是該村積極份子，小組的骨幹之一，也是主席團積極份子，對地主鬥爭堅決，但因爲他給人趕過騾子，尹竟認爲「趕騾子的沒有好人」；另一積極份子李從拴是個口快心直的貧苦農民，在準備鬥爭地主時非常堅決，但到鬥地主時就表現了動搖、怯懦，原因是他母親被人拉了後腿，尹也未深入的去了解他思想變化的原因，及他的處境，不是採取耐心說服，倒是以「臉紅脖子粗，有話說不上」的俏皮話去打擊他；對於其他農民和積極份子也是常有這種諷刺的。該村農民們不喜歡他，說他是「富農」，「一心不好」，「不是和咱們一道的人」，而他自己在動身赴某縣參加工作團會議時，竟把零碎東西全部帶走，表示決心不回該村工作。大會說「閆林溝是孤關滯」，並對他歧視貧苦農民的反動階級觀點，引起了高度的憤慨，對他進行了尖銳的批評（編者按：應該向貧苦農民作這種反動階級觀點的批評，行政上給以處分，並向閆林溝群衆認錯道歉），最後交給尹家鄉群衆處理。

對於領導該組的工作團某負責同志，和他的家庭問題，群衆提出了批評，作風上不放手、不敢大膽相信群衆，並在會上作了檢討，同時大家也各同志在檢查閆林溝工作中，均聯系到本村工作，使大家對於拋棄舊的僵化的老一套與進一步的相信群衆，放手的交給群衆的精神（編者按：這裏的群衆應該明確的提出中是貧僱農。）得到了更大的啟示。同時對於堅決站在貧僱農的立場辦事也得到了很大的警惕。（白楊、丁立）

我神府支隊　掩護麻家塲群衆分糧

我忻縣邊緣地方武裝打擊搶糧閻匪

（神府訊）本月九日麻家塲（神木城西北二十里）二百餘群衆分配韓村地主麻萬漢的糧食（麻某是神木自衛總隊十一中隊長），是日敵自衛總隊第一三大隊步哨三百餘，向我×家馬牙盆挺援，我神府支隊當即出擊，戰鬥四小時，敵不支而退，我軍猛追二十餘里，敵遺屍一具，我俘虜一名。分糧群衆在我軍武裝掩護下，情緒至爲高漲，秩序很好，直將四十九石糧食，分配完畢始散去。（雲步弓）

（忻縣訊）我忻縣邊緣區地方武裝積極打擊搶糧敵人。本月二日忻城敵保警大隊，配合僞鄉公所共百餘人，帶大車皮車三十輛，侵犯我士渡城等，被我某部包圍，敵不支而退，我繳獲大車十四輛，糧食十餘石。六日，閻匪二百餘分兩路到我東、西迴城東呼延搶糧，當被我武工隊、參戰隊擊退，傷敵二人。（高崇紹、牧山雲）

追悼陝甘寧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總院院長徐根竹同志逝世大會啓事

陝甘寧邊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總院院長徐根竹同志，不幸於此次榆林戰鬥中，遭蔣匪敵機轟炸，光榮犧牲。徐同志工人出身，於一九三一年即參加紅一方面軍，曾任司號員工作，後負傷殘廢轉入醫界，歷任護士、醫生、科長、院長、部長等職。工作中從不計較名譽地位，一貫艱苦卓絕，工作積極負責；對傷病員的關心，更是無微不至，曾榮獲多次表揚、獎勵，尤其令人欽佩者：徐同志出身工人，文化原來很差，但由於他的努力學習鑽研，以及工作中的鍛鍊，今天竟正已成為工農知識化技術優良的幹部，實堪稱白求恩的好學生，是我們革命醫務工作者的旗幟。噩耗傳來，同人等不勝悲痛！為了更廣泛的發揚學習優良工作作風，並致深切的哀悼，由同人等發起於本月三十日在碧村舉行追悼大會，希各衛生機關及徐同志生前友好，準備花圈輓聯輓詞，有知其歷史者，亦請寫一份，一併及早送來碧村衛校教育科，並請屆時派代表前來參加追悼是盼。

發起人　史書翰　蒲志功　張金寶　希哲　鄭生

惡霸富農張五元 竊據合作社訛詐財物

河曲坪泉群衆進行清算懲辦

（河曲訊）一區坪泉行政村三百餘羣衆集會，鬥爭惡霸張五元、李存柱，並向包庇惡霸李存柱的縣區幹部，進行了嚴格的批評（見另條）。按：張五元是一個惡霸富農，民國三十年混入新政權，竊據農會秘書和村合作社經理職間，包庇地主欺壓羣衆。三十四年四月間他私向羣衆攤派合作社股金六十萬，當年六月又把紅利五萬元倍成股金。直到第二年八月合作社垮台，從沒向羣衆公佈過賬目，也沒給羣衆分過紅利，合作社的全部財物都被他貪汚浪費掉了。他並利用合作社「照顧窮人」訛詐羣衆，程長有本賣麵五斤，他賬上硬記十斤；郭連貴一時還不起三斤麵錢，竟被他關禁閉半天，而他欠郭連貴的紡線工資斤半棉花，卻始終不給。合作社附設紙坊中的八個紙工，每人都頂有身股，但他不准紙工分紅。管油房的趙老漢，因說他貪汚，遭他打了一頓，最後被逼走河曲。張五元貪汚合作社財物，賬目虧空很多，就叫董貴林到他家捏假賬，董貴林不願意，扭來對人說：「這賬到城隍廟才能做精明。」紙工郭二仁、劉玉和、孫馬小聽說後就找他算賬，張五元立即派民兵把他們三人抓起來，說是「特務」。他親自帶上人吊打、抽皮鞭、潑涼水、坐板橙，逼出口供後送到縣上坐了十個月禁閉。孫記拴也因批評了合作社，被說成「特務」，上廟押過三次，坐禁閉四十天，如今左胳膊成了殘廢。他包的破鞋張拴秀，由巡鎮學紡織回來，立即給帶上銀牌牌，說是「紡織模範」，把紡織合作社完全變成與某些天鬼混、大吃二喝的地方。張五元包庇地主劉克文不叫羣衆減租，卅二年劉二仁向地主減了糜子二石三斗，麥子二石二斗、豌六十斤，當晚地主請他抽洋煙吃飯，第二天早上他叫去劉二仁又威脅說：「減了租叫你坐禁閉。」今年十月間他給地主劉紀仁私開一張十一天的路條，十月廿三日又趁巡鎮提集機會，給該村地主開了八張路條，讓他們逃避清算，幸被羣衆發覺扣捕。李存柱是張五元的走狗，二十五年由河西移來，卅四年擔任大東梁自然村主任，去年為張提拔成行政村農會委員。二十九年時劉五婦開了二畝荒地，種上蕎麥，他指着地邊的李姓石碑說：「這是我的祖墓！」把菲祿和地霸佔去。孫紀拴三十二年同地主周明剛減租，算回三石米，他即對李說：「沒有我你這租減不成」，硬霸着分了石五穀。去年他趁賀金絲不在家，強迫把賀的寡婦二娃賣到沙口村，他從中收了兩萬元身價和一些財禮。去年他給富農劉紅壽分了四畝園地、八畝舉地，今春政府貸給貧苦羣衆的棉粮，他偏去貸給富農陳安貴跟二斗四升、花三斤。羣衆經過連續七天的清算鬥爭，十一月三日對張、李二惡霸給了最嚴厲的懲罰。（李澈）

薛占祥、高文斗受到群衆嚴厲批評

（又訊）坪泉行政村鬥爭惡霸張五元、李存柱大會上，羣衆又向包庇新惡霸李存柱（李某竊據大東梁村主任及行政村農會委員職位）的縣武委會主任薛占祥、一區區委副書記高文斗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今春該村土地改革中，李存柱竊取鬥爭果實，被羣衆發覺，全村三百多人要求懲辦，撤他的職。中隊長聯三當時主持會場，不敢作主，說要區上來解決罷。這時四區區委書記高文斗到該村搞工作，聽到這事後，即到大東梁召開羣衆大會，羣衆向他控訴李某罪惡，會議直開到深夜還不肯散，高向羣衆說：「李存柱害了大東梁羣衆，可撤他主任職；但沒給全行政村做壞事，還可保留他農會委員職。」羣衆雖非常不滿，最後高文斗沒辦法處理，宣佈叫中農做會議主任，召開貧僱農會討論，也沒有解決，第二天他即走了。不久縣武委會主任薛占祥來到村裏，召開貧僱農會議解決這事，事先李存柱強迫不敢講話的十四個貧僱農，組成小組，對他們說：「你們幫我說兩句，好好批評魯三槓（積極鬥爭他的）。」薛占祥和他們商量結果，叫他退出一部份佔了羣衆的便宜，但仍撤了李存柱主任職，保留他農會委員。後來四中貧農大會也不講話，薛即作許多解釋：「李存柱雖然壞，還有他的好處」，就這樣完了。此次土地改革羣衆鬥爭李存柱時，工作團接受羣衆要求，將薛、高二同志調回來交給羣衆處理。本月三日大會上貧農三槓批評說：「今春我們提出要撤李存柱，你說他還可以當幹部，到村裏和李存柱那一窩人開會，不許我們多加，如今看究竟誰對誰不對了？」中農賀金縣說：「李存柱在我們頭上站了五六年，壓迫得我們不行了，我們要撤職，你們還叫他擔任農會委員，再繼續當時在我們頭上！」薛占祥檢討說：「「捨覺（？）」（？）了幾年，丟掉了個人」，「可惜（？）羣衆的（？）」，沒有看見他幾年來敗壞羣衆的思想。」高文斗也同樣作了檢討，向羣衆承認錯誤，並要求大家審查他們夠不夠幹部資格，最後一致都認為仍保留他們的幹部資格。（李澈）

關於野戰三院三所的補充材料

編者按：關於駐八分區某地野戰第三醫院三所，「所長」賀油貪汚腐化的「個鄉」，所加於傷病員同志的嚴重危害，本報已於十一月二十四日予以揭發，並提出改進醫院的建議，可是至今將近一月，還未接到關於改進該所組織與工作的報導。最近接獲八分區夠某虛侯呈南同志關於該所的補充材料，特發表如後，希再一次引起野戰醫院領導上注意。原信如下：

編輯同志：

我讀到十一月二十四日一版刊出的野戰三院三所的消息後，感覺除那篇稿子所提出的材料外，我在三所會住過三個多月，為了醫除的工作，我想補充些材料。

（一）

賀所長是主管外科的，有一天抬來一個血還沒有止的傷員，等了很久也沒人給他換藥。問時，人家說忙得顧不上。最後急得那個傷員叫「護士去看到底在忙些什麼」，小鬼回來說：「人家忙的打牌呢。」「一天點名的時候，賀所長很嚴厲的教訓大家說：「以後無事不許到清潔員那裏去。沒有必要也不許和護士員說話。——怕姑娘們工作，怕老百姓影響不好。」但賀所長卻經常去清潔員的屋子去，一坐就是半天。

賀所長除了整天和小鬼們打撲克，從不在政治上提高他們外，還「結婆」着兩個「幹部」——通支書和武事務長。全所都知道：這是一位大煙客，武是所長男女關係之壞，並從中泄水撈魚的人物（他和清潔員是同鄉），而賀對劉副所長和支醫生，以及其他正派的同志則抱着仇視的態度。

（二）

孟院長在三個月中，曾幾次來過三所，但很少見他過問過傷病員對工作上的意見，也不大關心護士伕夫同志們對領導上的意見。他對三所原則上的爭執，採取了包庇賀所長的態度。一次在全所軍人大會上，大家給賀所長提了一些批評意見，賀更氣憤不過，第二天一早，連飯都沒吃，拿上大會記錄，一口氣跑到院部，向孟院長「訴苦」。孟院長聽了立刻給了劉副所長一封信，大意是：勸大家不要鬧「糾紛」。賀所長的「毛病」不必拿到軍人大會上。賀所長後，對人說：「我還是所長。」可見孟院長是給賀所長撐了腰的。

（三）

一天賀所長忽然通知大家，趕快把房屋內外打掃乾淨，小鬼們「唱大花臉似的」（賀照例的口一洗）也是洗一洗，初聽了莫明其妙，後來才知道齊部長要來檢查了。齊部長來傷病員也沒給提出什麼，以便提出他們對醫院的意見，一天兩天，齊部長總沒有來，一聽拜說去了，後聽說是河水「漲了」不能來了。後來賀所長一見大家，二後就不來合，慌慌張張的跑去報了，不得而知。齊部長回來對大家說：他們多不清楚來。他負傷病員也搞不清，出入傷病員的「團結」問題，三所的「圍結」不錯。可說不知齊部長是怎樣的，不清楚，把那些傷病員，不團結的團結，說成團結，不圍結，一般病員所工作，清除這個「傷痕」，不搞好這個團結，倒是滿意的。

在這次戰爭中，我們得到一個自衛戰爭的勝利，不是我們前線戰士的血換來的。使我們勞苦英勇的戰士們傷病員同志受痛苦，實在不應當這樣的待遇。我希望野戰醫院大部迅速改造該所工作，純潔組織，清除蛀蟲，和個人主義官僚主義。

××××

侯星南

壓低粮價抬高布價 貧苦群衆冬衣難解決

陽曲貿易局錯誤嚴重

（新華社八分區訊）陽曲貿易局在執行「徹底解決陽曲羣衆棉衣問題」中，錯誤嚴重。該縣由於長期遭受日寇閻匪蹂躪劫掠，以及民間紡織業缺乏，近年來廣大羣衆穿衣問題十分困難，三區某些村莊竟有夫婦縣穿一條褲子，青年婦女衣不蔽體的現象。九月中分區貿易會議上，地委會決定從分區大力運去陽曲布疋棉花，提高糧價（這一該與貿易局一致壓低糧價，抬高布價），大量收糧換布，並可以部份貸給無力購買的貧苦羣衆，務必徹底解決今冬的穿衣問題。但月餘來該縣貿易局仍舊採取壓低糧價（等於抬高布價）辦法，逼使羣衆寧願跑七八十里到郭家集麻煩與交城東社貿買布，因為在那裏一小斗（十四斤）米可以換土布丈七八，而在陽曲貿易局則只能換得一丈。同時由分區撥集陽曲貿易局的大批布疋則很少賣出。（生本）

仇視翻身農民，顛倒是非投機取巧。

——綏蒙文工團清洗敵偽份子姚奇——

（新華社綏蒙十九日電）綏蒙軍區政治部文工團，在三查運動中發現混入我軍的奸偽人員姚奇，經過民主大會討論後，揭掉軍帽開除軍籍。據調查：姚奇（原名姚士英），現年十九歲，左雲城內人，家庭是地主惡霸，其父姚伯文係漢奸，抗戰中在左雲敵偽政府當維持股長，詐許很多羣衆，曾逼死羣衆條人命。我解放左雲後，羣衆起來清算了他家。其母，閻匪一度侵陷我左雲五天中，姚伯文曾向敵人報告清算過他家的翻身農民（常時姚伯文被我政府扣押），並抓使白等翻身農民捕殺死，並抓走抗屬魏存圖等數人。四六年二月間，二次清算他家時，將其漢奸父親姚伯文處死。姚奇於四五年在敵偽勢力下，曾在農林股當股員，剝削羣衆，當在偽軍中，在偽軍打過羣衆。當我軍解放左雲後，姚某逃跑混入我五分區宣傳隊，生活極為散漫，不出操，不上課。四六年，其父被羣衆鎮壓後，更仇視我軍與翻身農民。後即調到文工團，在他的投機取巧下，文工團領導上被其蒙蔽，提升為組長。在工作中一貫顛倒是非，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如在組中擴大事實，說這個不勞動，那個不積極，工作好的說成壞的，壞的說成好的。當時文工團某女同志也被蒙蔽，把他當成發展黨員的對象，後經羣衆揭發才沒吸收。此次三查運動中，揭露了他的原形，經過四天大會的鬥爭，大家認為他是一個壞份子，沒有資格作一個演員。（鄭斌）

平魯農會臨委會 選拔貧僱農組織工作團

（新華社綏蒙十七日電）平魯縣農會臨委會組成八十九人的土改工作團，首先在一區各村進行工作。其中除少數縣區負責幹部外，絕大部份是鄉村貧僱農出身的積極份子。他們都經過五天的學習，對「土地法大綱」及「告農民書」等文件根據當地的具體問題進行研究。出發前，農會臨委會主任委員曲潤同志講話，號召大家「決心為貧僱農當長工，一定要給貧僱農撑腰，大膽放手發動羣衆，反對包辦代替。」後規定紀律如下：（一）和地主隔絕，鬥爭到底，堅決給羣衆撑腰。（二）決心為人民服務，願意接受批評和監督。（三）凡事和羣衆商量，虛心聽取羣衆意見。（四）大公無私，不徇情，不舞弊。現在一區（共七十個自然村），以行政村為單位，每行政村一個組，普遍推行平分土地。（江禮英）

維辛斯基　斥蔣代表顧維鈞謬論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據塔斯社紐約訊：十一日「紐約外國報業公會」舉行成立卅週年的紀念宴會，會上，維辛斯基[illegible]蔣代表顧維鈞與英代表萊克洛斯發言，以尖銳而機智之辭，駁斥英蔣代表的奸猾企圖，博得全場歷久不息的歡呼。維辛斯基反駁顧維鈞兩種人的說法，一種屬於易於相處並準備合作的人，另一種將蘇聯屬於不易相處並不想合作的人，照顧的說法，這種人力圖製造混亂和不安。維氏舉出決定外交政策傾向的另外兩種概念，這就是蘇聯和平外交政策和與此相反的杜魯門主義及馬歇爾計劃。他引證美參議員布洛克斯的講演，並諷說：『據布洛克斯一類大人先生們的意見，美國的一切困難都是由於希特勒未能消滅蘇聯而產生的，如果他們消滅了蘇聯，那麼一切就會變好了，而杜魯門主義也不必要了。當希特勒進攻蘇聯後兩天紐約時報會引述美國某著名人物的言論，說：「如果德國戰勝，我們應助蘇聯，如果蘇聯戰勝，我們應助德國，我們不妨讓他們儘量火併。……」（編者按：據中央社稱：根據紐約時報的存報，該話約就是杜魯門），兩者如出一轍。其時，英國也有這種願望，萊克洛斯或者能夠指出當時說話的英國某大臣的名字來。』維辛斯基擴國際合作問題說：『據說，「少數」一代表團表現合作精神。但是在教導我們合作之前，那些企圖說服我們的人，應該學會尊重聯合國憲章與原則，因為只有保證這一點，真正的合作才有可能。』維氏推而駁斥萊克洛斯的謬論說：『萊克洛斯宣稱蘇聯共產主義的鞏固與發展是不能允許的，但是我必須說，共產主義的發展並不是依萊克洛斯先生的結論為轉移的，約書亞（見舊約——編者）曾企圖停止太陽的運動，他說：「太陽停止升落」，但是太陽曾經繼續而且現在仍繼從東方升起在西方降落，就是聯合國檢察長（指萊克洛斯——編者），也不能改變它的發展及自然的發展法則。』

控制鐵路五百里殲敵萬餘
隴海破擊戰勝利結束
蘇魯豫皖戰場敵將完全轉入單純防禦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線二十一日電）前線司令部頃發表第二十八號公報，公佈隴海路破擊戰戰果如下：（1）我邢劉隴海路徐州、開封段消滅五百里之破擊戰，於十一月九日晨開始，至十八日夜已勝利結束。此役我控制之五百里綫路綫中，東起郝寨，西至川莊（朱集東）五百五十里及小壩（朱集西）至開封（開封東）一百三十里共三百八十里，均已徹底破壞。同時在徐州，固鎮間破壞津浦路三十餘里，摧毀鐵橋十餘座。現平漢、津浦兩綫之敵已被我完全分割，並迫使蘇魯豫皖戰場敵人將完全轉入單純防禦。（2）殲滅蔣匪暫二十四師第七旅旅部及該旅之第一、第二（缺一個營）兩個團，第六旅之第二團及其第二營全部又兩個連，江蘇省保安第一團（前誤為十一團），碭山、虞城、單縣三縣保安團全部，一個憲兵隊，一個鐵路稽查隊，擊潰暫五師三個旅、六十八師三個旅，共生俘暫二十四師第七旅少將旅長丁保仁以下官兵七千七百三十九名，斃傷暫五師等部三千三百名。（3）攻克碭山、虞城、夏邑、民權、並豐、鉅野、嘉祥、沛縣、魚台九座縣城及隴海路楊樓、黃口、碭山、李莊、小楊集、劉堤圈、馬牧集、張閣、柳河、李壩、野雞崗、內黃、圍堵十三個車站，劉口鎮、丁集鎮、固特、史莊、孫六口、符柳河集、馬牧集等據點及津浦路上之三堡（徐州南）、符離集、李莊、任橋等四個車站。（4）繳獲野砲、山砲、迫擊砲三十九門、輕重機槍二百四十二挺，衝鋒槍二十二挺，長短槍三千三百七十八支，子彈三十萬餘發，砲彈十二餘發，汽車三輛，火車頭十二個，車廂三百零五個，鐵甲車一列，裝甲車兩輛，軍糧三百萬斤，其他軍需物資一部，擊燬坦克兩輛，汽車九輛，拆毀電話桿五千餘根，鐵路枕木約十八萬根，挖毀路基二百里（攻克魚台戰果未統計在內）。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一日電）冀魯豫地方武裝與民兵配合野戰大軍，破擊隴海路作戰，掃除路側蔣匪小據點。據不完全統計，共攻克九個據點，斃俘蔣匪二百十九名，繳獲迫擊砲一門，輕重機槍二十三挺、步槍二百八十支。

鐵道沿綫宛如火龍
五萬破路隊搗蔣根
＜＜＜破擊隴海路情景＞＞＞

（新華社冀魯豫前綫二十一日電）前綫記者報導：當隴海路破擊戰開始，隴海路徐州、開封段之蔣匪據點悉為解放軍包圍或攻克後，五萬餘翻身農民破路隊即如怒潮般湧上隴海路上，人山人海，鐵軌撬起，擊石埋鋼軌，數里。農民們異常興奮，挖路共呼為「挖蔣根」，拔鐵軌呼為「拔蔣根」，並展開「挖蔣根」競賽的一條百餘里鐵軌全部破壞了，一堆堆枕木，燒起來，火光遠近，遠望如一二區大張莊農會長楊某，首先在車站四里地燒了四里，火光連天，宛如一條火龍。他們聽說破路道，多路。在「翻身保田挖蔣根」的口號下，歡聲鼓舞，飛快的幾千人人爭着來，他區也派出來一千人。絕於耳。

豫陝我軍旬日克四城
山陽、鎮安、盧氏、泌陽

（新華社豫陝前綫二十一日電）豫陝解放軍十一日內連克四城：（一）十一日七時陝南我軍首次攻克丹江南之山陽縣城，殲守敵全部，俘偽縣長保安團長以下五百五十餘人，繳獲槍彈極多。另部我軍十七日首次攻克山陽西南百餘里之鎮安縣城，守敵逃竄。（二）西綫我軍十七日再克盧氏縣城，守敵節節逃竄，我正追擊中。該城曾於本月初旬為敵侵佔。（三）東綫我軍十八日夜首次攻克平漢路西之泌陽縣城，守敵逃竄。陸續收復該城之蔣匪師二十七旅等部，自澠池東犯，於本月五日至十一日，先後侵陷盧嵩、靈寶、陝縣等空城。

我軍攻克魚台沛縣

（新華社蘇魯豫前綫二十一日電）解放軍於十九日晨一時攻克魚台西南之魚台縣城，全殲守敵，戰果正清查中。我軍另一部於十八日晚佔徐州西北之沛縣城，守敵逃竄，該城當為我解放。

為保衛工人利益而鬥爭
蔣區工潮洶湧不已

（新華社陝北二十一日電）據各方報導：蔣區各地工潮迭起。漢市總紗廠工人因資方拒絕給發五月以後工賬，三、四兩區一部份工人於上月二十日首起罷工抗議，二十一日，該工潮擴展至漢市區全部，計區內大部紗廠，資方以停工相威脅，但大多數工人仍堅持，非達目的，決不復工。據資方承認，失業工人因將無法維持生活，不斷被迫淪為乞丐，致陷入飢餓，十七日，四百餘失業工人包圍蔣匪社會局，要求發放救濟費及疏散物資，蔣匪貉山區警察分局竟派警鎮壓，一時交通中斷，形勢緊張，但飢餓工人堅決行動，終於達到勝利。上月四日，天津平劇院等五家戲院之後台職工人員約有七百人，亦以要求改善待遇而罷工，與資方糾紛，由於資方以解僱威脅，正僵持中。著名五大商埠之一的寧波，十月二十日起，有和平、萬新兩紗廠工人千餘人為工資折價問題（折價低於市價）而罷工抗議，該地正太火柴廠工人罷工抗議，繼續堅持中。天津六里台的蔣宗僑資本控制之中紡六廠工人，因廠方侵害工人權利，於上月二十七日與廠方發生衝突，廠方警察竟向工人開槍，當場有三工人受傷，現事態正趨擴大。津市後方失業工人有百餘人因生活窘迫，生活無着，於九月間向蔣匪當局再次請願抗議。隆昌海貨店……

蔣幣猛烈貶價
美鈔漲至十一萬八千元

（新華社陝北二十一日電）據各方消息：蔣區物價繼續飛漲，蔣幣猛烈貶值。十九日，上海黑市美鈔每元已漲至偽幣十一萬元，迫使蔣匪當局於二十日將美匯牌價訂為六萬四千元，較前提高五千元，英匯牌價改訂為十九萬七千元，較兩日前又增高九千元。但同日美鈔黑市又猛漲至十一萬八千元之新高，較之一週前已上漲百分之二十強，較之今年八月外匯政策改訂前，已漲達三倍，較之今年一月下旬，已漲將五倍強。目前，蔣匪當局所規定的外匯「市價」（即牌價），已距黑市價幾達一倍。據認今年八月十七日蔣匪所宣佈的新外匯政策，已完全破產。

高密城郊
我繳獲敵機一架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一日電）十九日十時許，解放軍於高密城郊擊落美造蔣機一架，該機被迫降落於城東北二十里處，駕駛員孫永華當為解放軍所俘。據供，該機屬偽空軍第五大隊二十七分隊三小隊。

〰〰〰〰〰〰〰〰

我反攻勝利鼓舞蔣區學生
下鄉與農民結合
蔣管區學生踏破困難

（新華社陝北廿一日電）人民解放軍大反攻的節節勝利，使蔣管區學生歡欣鼓舞。據十月二日天津益世報「開課以後」一文稱：『一個新現象，像整個社會的注意一樣，今學年在課堂上一開頭，千篇一律都是對着地圖，大論其「兩綫形勢」，而且津津有味的樣子。如果以前認為學生是涉及了政治，如今又涉及了軍事。』

經過今年春天反對美帝國主義運動與夏天反飢餓反內戰運動中遭受劊子手蔣介石的逮捕屠殺後，一部份蔣管區學生在暑期中已深感到必須深入鄉村，和農民結合起來。據香港出版的羣眾週刊三十六期「下鄉去」一文報導：反飢餓反內戰運動後，學生們熱血沸騰，不顧當局在上海毆打和被捕，他們認識了只有與人民結合起來，才能求得自身的解放。交大一部份學生放棄學期考試，回西南老家去，暨大一部份學生到浙東去，各校學生自治會發動學生下鄉，並印發「下鄉工作大綱」。七月中，交大下鄉學生廿七人和其他大學下鄉學生在駛離上海的一條船上碰頭的時候，就在四等艙內展開了反獨裁的宣傳，高唱「古怪歌」（蔣區人民嘲諷蔣匪獨裁的歌曲），和演出諷刺抓兵拉伕的「徵兵慘劇」，感動了船上許多乘客。該刊指出：蔣管區學生在下鄉與農民結合的過程中，由於他們多數出身於非農民階級和蔣匪的迫害，曾遇到若干困難，但他們仍然認識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必須與農民緊密結合，才能建立新中國，他們正踏破困難，朝着這個方向前進。

〰〰〰〰〰〰〰〰

美帝正藉協助訓練蔣匪
攫取新軍事戰略基地

（新華社陝北二十一日電）美帝國主義正藉協助蔣匪訓練蔣軍，為蔣匪的絕望作絕望的掙扎，並擬一步控制蔣匪訓練蔣軍，攫取新的軍事戰略基地。據合眾社消息：美在台灣對蔣軍一個師的訓練工作，已由他入台灣的美顧問團軍官擔任建台灣。據南京報紙消息稱：以前，除台灣外，且將有更多的美國軍官協助進行中，月底已確定以南京、漢口、成都、南嶽（衡山附近）、鄂北（鄂北）等地為訓練中心。美顧問團團長魯克斯於十八日偕同蔣匪國防部高級官員赴漢口，視察最近移往漢口的美國陸軍大學。合眾社稱：魯此行與美國計劃改組之蔣匪陸軍大學訓練計劃有關。前不久，蔣匪在北平、日報曾載陸軍大學已得蔣介石允許，在台灣、西安、四川設立軍官訓練班，以擴大其訓練計劃。據悉，所有這些訓練地點的選擇，皆與美政府建立在華基地的計劃，切配合。合眾社消息透露，美與蔣匪在軍事工作範圍，基於援蔣軍事利益，已批准美軍顧問團將其在華工作範圍，由訓練蔣匪軍擴展為直接指揮陸軍工作。「包括入對外聯絡處，勤務人員，已「奉命」一律將蔣匪陸軍機構顧問的活動中」。

偽選醜劇

蔣黨偽選因分贓不勻而作狗咬狗之鬧。津益世報稱：南京國民黨招待記者時，孔祥熙說：「照此次偽代表選舉之候選人，無一非真正民意之選，實係欽命……」偽江西省政府首席「候選人」大部……入工會候選人之內。婦女代表李某則供稱：安徽四個女候選人，一人係官太太，一人某廳長的姊太太，王某乃防供謂：太太四川提名全由部黃季陸包辦，錦、提名的多係土豪……此次偽縣收買的……「區域代表」及女選人……「太太不靠」……婦女……「女立委」……法……女尚……上月三十日……「立委太太如……立院均成……瓶……」。

法總工會書記賽南 號召舉起反美帝旗幟

（塔斯社報導）法總工會全國委員會，在巴黎舉行的會議，已於十四日結束。會議聽取總工會總書記石屋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石屋報告，建議總工會應接受馬歇爾計劃，惟此項建議立即遭到其他發言人的反擊。總工會書記兼世界職工聯盟總書記賽南宣稱，他反對馬歇爾計劃，並號召總工會舉起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旗幟。賽南稱：擁護美國這一計劃的政策，使人懷起慕尼黑的投降政策。總工會另一總書記法共黨員佛拉香反擊石屋稱：所謂美國「援歐」計劃，其目的乃在將歐洲經濟附屬於美國的擴張計劃。會議舉行表決的結果，佛拉香的提議獲得了大多數的贊助。會議通過決議，無條件地贊成九月十三日總工會代表在莫斯科法蘇職工委員會簽訂的決議，嚮忠於世界職工聯盟，堅決執行世職的決議，並反對一切企圖縮小世職在聯合國中的作用以利其他組織的企圖。決議譴責馬歇爾計劃爲美國托拉斯奴役世界並準備新戰爭的計劃之組成部份。決議反對那種意欲以法國金屬原料和裝備來爲馬歇爾計劃找口實的企圖。決議宣稱：接受這「計劃」，即等於對海國家的主權及與國干涉法國內政。總工會全國委員會號召法國勞動者與全世界勞動人民，共同反對新戰爭挑撥者；並表示相信這種鬥爭，將使這些戰爭挑撥者的犯罪陰謀歸於失敗。關於法國內部工生活的決議，則揭露美法反動派分裂工會的陰謀，特別揭露美國勞職代表布朗的破壞活動，此人支助那些四個敵人勾結而被工會開除的工人叛徒。該決議並譴責那些採取反對勞工的反動措施的人們，及利用軍警來破壞罷工與鞭打工人的行爲。

法全國鐵路工會 派代表團訪問蘇京

（莫斯科訊）法國全國鐵路工人聯合會代表團於十九日抵達此間訪問。代表團包括各部門之鐵路工人，團長爲鐵路工人聯合會總書記梅恩。按該代表團係派出，係按照九月法蘇職委會第三屆會議關於交換兩國代表團加強兩國工會間的諒解與鞏固其聯繫的決議。

羅馬尼亞總工會 二屆代表大會閉幕

（布加勒斯特訊）羅馬尼亞總工會於十一日召開第二屆代表大會，已於十五日在選出九十餘人的新領導機關後，勝利宣告閉幕。列席會議者有來自捷、保、阿、匈、奧、意諸國工會之代表團。世界職工聯盟總書記賽南，在會上致辭，讚揚蘇聯爲「勞動人民爭和平、民主、自由的眞正戰士」。並指出：「國際資本主義正對蘇聯發動最猛烈的攻擊，因爲他們認爲蘇聯的任何削弱，都有助於他們阻撓國際工人階級團結。」賽南號召工人階級「建立爲爭取和平而鬥爭的偉大國際陣綫」。賽南稱頌：「羅國歷史已開始了新的世紀，不久以前還被奴役而不能表示其正義願望與合理要求的羅國人民，今已能進行較一個組織良好的職工運動。」羅國財長羅共書記路加，指出羅國職工運動的偉大成就，應歸功於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間情同手足的團結與合作。羅總理格羅查在光滿信心地說：「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團結，必將擊敗新戰爭挑唆者的陰謀。」羅總工會主席羅波斯托爾對大會總結稱：「大會體現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團結工人階級力量的戰鬥意志」。

蘇加諾號召印尼人民 爲完全獨立奮鬥到底
擊潰荷軍瘋狂的全面進犯

（巴達維亞訊）據印尼軍十六日公報稱：荷軍全面進犯印尼解放區之戰爭，正瘋狂進行中。在東爪哇，荷軍除向期郵南部的布魯拉萬發動猛烈攻勢外，並集中兵力，企圖突破巴都區印尼軍陣地。在中爪哇，荷軍藉助於傘兵及空軍，重新向卡郎阿潤兩區發動進攻（按卡郎阿潤兩區係於兩週前爲印尼軍解放者），印尼軍固守陣地，並擊退巴布加郎區之荷蘭侵犯軍。在西爪哇，荷軍亦自萬隆附近之提馬希區增援。印尼共和國軍事發言人自日惹廣播稱：印尼軍正在各戰綫上加緊抗擊敵人，荷蘭當局對安理會停戰令之決議置之不理，一切戰爭後果應由荷方負全責。蘇加諾總統八日發表談話，重申抗戰到底決心，並號召印尼人民爲完全獨立而奮鬥。

羅叛國陰謀案宣判

（布加勒斯特訊）羅馬尼亞法院於審訊半月之後，已於十二日宣判羅叛國陰謀案主犯前國家農民黨主席馬尼烏及其黨徒米哈拉克（前外長）等二人終身苦役，另同謀犯廿餘人，分處十五年至二十五年之苦役，及三年至二十年之徒刑不等，其中馬、米二犯，因年齡過老，於執行時減爲無期徒刑。以上諸犯，均係於今年七月中案發被捕者。審訊證實上述諸犯，在美帝國主義唆使與支持下，曾積極進行準備推翻共和國民主政府之活動。四個月來，美英對上述諸犯之被捕，曾屢次提出無理抗議，均爲羅政府嚴正駁覆。羅輿論對此案之判決，均表大快人心，各報均以巨大篇幅撰文頌揚。「世界」報稱：「美國帝國主義者已失去其在我國之代理人，戰爭煽動者已失去其卑劣陰謀之助手」。

南青年勞動隊 完成重要鐵路工程
鐵托元帥親臨主持通車典禮

（貝爾格萊德訊）薩馬茲——薩拉熱窩鐵路已於十六日築成通車。該路由一萬一千餘南國及外國青年組成之青年勞動隊所獨力築成，爲南國五年計劃第一年最大最艱鉅之工程，全長二百四十公里，貫穿鋼鐵工業及礦產中心，對工業發展具有極大價值。該路全部工程僅二百二十八天即完成，較預定計劃提前十四日。前日，該路全綫均熱烈慶祝，南總理鐵托元帥親臨主持盛大通車典禮，當第一列盛飾鮮花之火車滿載築路英雄駛入車站時，元帥即發表演說，並檢閱青年勞動隊，於狂歡中結束典禮。

禁地主要飯

辛晉月

陰曆十月初四，臨縣陽坡村農會訂出管制地主辦法之後，陽坡街上，挾着布口袋討吃的地主，才告絕跡。

八月裏，翻身羣衆起來澈底清算了地主。人們以爲這些孫子們再也不能當寄生蟲了。不想，地主階級眞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吸慣人血的地主，卻又作起另一種剝削的勾當來了。

近幾天，正是農忙時候，看見男人們出去勞動生產，這些地主便沿門乞討起來。女人家沒認清地主們這個剝削羣衆的新花樣，又加上心軟，擋不住狗日們死皮賴臉的央告；便經常打發些米呀麵呀，有時還讓在屋裏吃飯。

臨縣鄉俗，十月初一，是個節日。這天，赤貧袁泉子家，討吃的地主過了三趟；赤貧劉來條家捏下五十個餃子，就叫地主要走二十個。

農會開了，有人提出這事，大家非常氣憤。馬上吵成一片，這個說：「眞會剝削！還比出租、放賬得省勁！」那個說：「這些龜孫子！非嚴嚴地管起來不行！」

眞是「三個臭皮匠，賽如諸葛亮」，一會兒，吵出個辦法來。這辦法，大家都同意。規定：

一、禁止地主討吃。

二、地主出門要通過農會。

三、地主家中來了人，要向農會報告。

四、天一黑，就不准地主游行。

違反以上決議，即予以嚴厲處罰。

次日，農會鋤奸委員李頭猫，把地主們都叫來，向他們作了警告。早飯後，村口店門上，也貼出一張佈告，寫道：

陽坡農會佈告

爲了防止地主進行變象剝削，經農會議決，禁止地主乞食。今後凡遇討吃之地主，即關在冷房中凍餓一天，以資懲戒，決不寬貸，特此佈告。

農會主任高來保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陰十月初三日

從此，陽坡羣衆提高了警惕，無論男女老幼，都是眼睜得圓圓地，監視着地主們的一言一行。

興奮的熱淚

陝南人民，從內戰到抗日戰爭，到李先念將軍所部轉移，人民軍隊在陝南會八進八出，當地人民會受過反動派八次大屠殺，但人民堅信着「老大哥一定要來的」，這句話有力的鼓舞了陝南人民的鬥爭情緒。陳謝大軍南渡的消息，他們是從蔣匪西京報紙的驚呼狂叫中知道的，散佈在陝南五十幾支游擊隊，百倍興奮的活躍起來，一時，陝南各地傳遍了解放大軍已經到達的消息，許多駐在蔣匪軍的據點，都出現了「陝南人民解放軍」的標語。蔣匪爪牙鄉保長們一日數驚，到處找不到「安全」地方逃躲。當解放軍沿着盧氏商南的大道前進時，王立同志派出十幾組游擊員，到各大路口等候解放軍。在敵人「清剿」中堅持下來的某民主縣長，走了一百八十里，來迎接大軍。有些游擊隊員帶來簡單信說：「八路軍同志們，你們要攻打商州時，到某村找某人接頭，他們可以帶路。」解放軍某指揮員非常珍視這些游擊隊員，把他們稱作「活地圖」。中秋節那天，王立同志率領的游擊隊在商雒鎮和主力會師了，解放軍坐着在龍駒寨附近繳獲來的汽車，在逢集日，到處擠滿了狂歡的羣衆，該鎮有三個五十多歲的農民帶着冀瓜去看王立同志，我們說：「你們可見了太陽了，商雒鎮也見了太陽了。」王立同志看到我軍雄壯的隊列，尊尊大砲，羣衆的狂歡，想起在艱苦鬥爭中爲人民解放事業而犧牲了的同志，百感交集，也興奮得流出眼淚。丹江沿岸的老百姓，用盡一切辦法幫助解放軍，某次我軍由商南東開，正下着傾盆大雨，河水漲得齊胸，××村有個二十多歲的婦女，冒着大雨來回縋了十來次，在湍急的河水幫助運東西，扶持體弱的戰士們過河，解放軍見她衣服破爛，給她一斗麥子，她一再推辭不肯接受，並說：「我是這裏的婦會主任，自從你們走後，咱們可受夠苦痛了，好容易隊伍回來了，幫點忙，算得什麼了」說着，她也不禁流出興奮的熱淚。

「品學兼優」?!

柳汀

牧塔鎮河的地方，叫河浴城，那一塊地方盡是些齊整瓦舍的住所。大門上都掛着金字牌匾。其中有一家是明朗的地主，大門上掛了一塊「品學兼優」的匾，這就是「鷄毛活筒」的院宅。「鷄毛活筒」是羣衆給地主陳乃壽的小老婆起的綽號，「鷄毛」是亂七八糟的意思，「活筒」是店的意思。這個亂七八糟的店掌櫃就是那位「品學兼優」的地主小老婆。

「鷄毛活筒」有兩大營生：一個是娶活「人工子」（公開的嫖客）。一個是窩賭。她的野男人中，一個叫王合，一個叫三虎子。這兩個人都是甄衙門裏的當差的。「鷄毛活筒」一則有錢——地主。二則有勢——老漢坐村長。三則有人——衙役是她的「人工子」。所以更是威風八面！想鬧誰就是誰，想撤誰就是誰！村裏人見了「鷄毛活筒」就有些怛怯。

她經常和「人工子」明鋪夜蓋。在他荒淫生活的同時，對貧僱農以殘酷的壓榨，王合走在農民家裏，即兇惡地向農民逼要錢。

她家裏，一年四季離不了要錢。她靠着這行買賣，剝削別人，渡着她荒淫靡爛的生活。誰要是進了他的大門，就保險你要輸個灰，因爲一個賭攤上就坐了他的三個人在打通牌（王合、三虎子、她）。她窩賭是她打底要；輸了不出，贏了就非問你要不行，剝掉皮來看，這就是地主階級「品學兼優」的眞內容。

啓事

馬獻、陳正飛、穆非、白玉麟諸同志，請示通訊地址。

副刊部